

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

第三冊

主編 張羽新 趙曙青
副主編 張雙志

整理編纂 張羽新 張雙志

學苑出版社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清)溫達等 撰

(三)

第三册目录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三)
聖駕親征噶爾丹方略
聖祖北征行在述略
康熙親征準噶爾部
蕩平噶爾丹彙頌

親征平定朔漢方野卷之三十八
三月壬子朔
駕駐府谷縣城南
命以職事人員羸馬換各營肥馬
上諭行兵部曰羸雜旗兵之馬俱肥伊等並不出行
俟至神木令將隨帶人員羸馬換營馬一百匹
至榆林換營馬二百匹鼠瘡丹濕病損者勿換
止擬無病瘦馬今本主每馬各增銀五兩則馬
瘦者得肥馬乘坐而綠旗兵又得價便兩皆有
利著開明換馬人員旗陳所換何營馬匹綠旗
兵丁姓名馬數奏聞著該管大臣大學士兵部
會同核議具奏余議以為
皇上職事人員及綠旗兵丁兩得其便之
旨甚是俱當欽奉施行查職事人員內更有馬羸

者共七十人著伊等各主出銀五兩給換營
馬後至榆林如有損馬者另行奏
聞亦照此例換給
上命內大臣福華索額圖護軍統領托倫蘇丹杜什
布孫扎齊宋往親近侍衛關保佐什會同兵部
及該管神木營副將公閱換給
癸丑
駕至孤山堡西駐蹕
擢知府李傑為道員理驛站事陝西巡撫克愛
等來
朝
上諭克愛曰神木道墊奇選擇知府補授克愛曰西
安知府李傑長於辦事人材可用
上又曰目下此路無人料理驛站兩可速事料理驛

站之人克愛奏曰應速取李傑前來料理驛務
上從之
查明神木邊外至榆林路程先是
上諭侍郎安希祿曰著撥兩部佐員一人出神木邊
將從外至榆林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至寧夏
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問明鄂爾多斯之蒙古
者在神木便為隨差主事薩哈連往查至是痘
奏曰自出邊問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汪舒克
旗下四等台吉洪和等據言自神木由口外
往榆林之路自神木至俄爾几和泉為一宿
有五十里自俄爾几和泉至商所兩河為一
宿有六十里自商所兩河至伊克博東泉為
一宿有六十里自伊克博東泉至楚兒哈齊
井為一宿有八十里自楚兒哈齊井至榆林

有七十里餘自邊關至榆林俱砂路又問到
寧夏之路據言自邊關外至寧夏之正路無
人知之但由神木過我貝勒汪舒克所居阿
都海之地接糧站大遼有一路若從此而往
則自神木至俄爾几呼泉為一宿有五十里
自俄爾几呼泉至塔拉泉為一宿有四十里
自塔拉泉至摩都圖湖為一宿有七十里自
摩都圖湖至俄欽湖為一宿有八十里自俄
欽湖至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為一宿有
七十里自阿都海至大路察罕扎達海五十
家驛為一宿有七十里自察罕扎達海驛至
貝勒宋喇卜所居西拉布里都為一宿有七
十里自西拉布里都至博羅扎喇克井為一
宿有六十里自博羅扎喇克井至繫察井為

一宿有六十里自繫賽井至沙克舒爾井爲
一宿有六十里自沙克舒爾井至拜都井爲
一宿有六十里自拜都井至那他特泉爲一
宿有五十里自那他特泉至橫城口爲一宿
有四十里自橫城口至寧夏城三十餘里自
神木堡至察罕扎達海五十家驛路中水草
柴薪無幾行道砂多自察罕扎達海至橫城
口路平水路少
報聞著薩哈連親山榆林邊問蒙古自榆林至寧
夏之路併水草亦照此開明量駕到之日至榆
林伺候
甲寅
上駐蹕下家水口兀魯特多爾濟等來降多爾濟者
乃諾爾布寨桑烏卜人三十五年十二月初

九日自格格特哈郎古特擊其妻子馳馬等
勿來降大將軍費揚古爲之奏報
上命傳多爾濟至行在其舅婦馬駝交歸化城副都
統阿璉安插
乙卯
上駐蹕神木縣停轍遊寇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
珠爾護軍校阿奇納等辨到塞卜騰巴爾珠
爾
上御行宮一等待衛學士以上諸臣侍立引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入伏地不敢仰視
上呼左右舉其首
問曰爾父噶爾丹窮困已極降乎否則塞卜騰巴
爾珠爾跪跪奏曰臣子無知想
皇上神威自必降也

問以他事皆戰慄不能對
上問護軍校阿奇納曰爾地之路須行幾日可到噶
爾丹所在阿奇納奏曰自布隆吉爾行二十日
方到水草稀少大兵不可並行必分隊而進
上曰爾地現有兵三千能討噶爾丹否阿奇納奏曰
噶爾丹大敗窮困已極聞風逃竄仰仗
天威倘遇我兵定然蕩滅矣
上問孫思克歸云何阿奇納奏曰孫思克蒙
皇上殊恩重賞負戴不並標下兵丁歸告衆人曰
皇上親臨賜食加賞衆兵卒俱歡舞奮發但思効命
當發練旗兵一千之時數十人爭先願往不
肯相讓該管將弁不知所指讓政諸臣奏曰
有功大將勞兵卒衆
皇上格外加恩誰不舍命自効以冀功名乎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渡黃河入陝西親視山河土地形勢
大異朕所經地方無可比擬者城堡俱在山巖
不見一村舍懸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
上無不耕之士民風近朴兵強獸多而跋涉難
行山平而溪壑甚險水土佳人鮮疾病距神木
縣邊上有四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來迎者
董羅卜王之母王之妃俱來請安是日初四薄
暮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至覲其身甚
短小入亦庸下初五日即遣送京師至京後暫
緩處分俟其父噶爾丹歸息其到京之日當如
何果衆宣示皇太子可與滿漢大臣詳議遣奏
再遵旨而行特諭敬請
皇太后安以此事奏
聞併諭宮中知之

臣謹按哈密城近屬於喀爾丹者亦
已久矣至喀爾丹謀還不戰為我師所敗擄
殘之餘羣下無食四散採捕其子塞卜騰巴
兒珠爾亦游獵至哈密近地回回頭目達爾
漢白克領貝都拉節擒之來獻夫前旣陣斬
其妻所存僅一子今又殺擒本根固已盡殲
雖彼離人父子拆人夫婦罪惡貫盈十
九
天之怒報之若此實
皇上恩威遠播故哈密回子亦感德畏服而抒恭順
之忱也
丙辰
上渡用野河駐蹕自榆林至橫城口安設驛站理藩
院奏曰
駕至榆林由口外至寧夏應自榆林起設驛至橫城

棉裙一件各色彩緞二十匹郭帕白克大蟒棉
袍一件粧緞棉袖一件各色彩緞十匹白青衣
服一襲緞四十匹不來人沙達里銀百兩一等
來人銀八十兩不來人五十兩三等來人五十
兩不來人三十兩僕從如議
丁巳
駕次柏林堡西南
十
簡青海諸台吉及賓莊拉卜灘保護哈密議政諸
臣奏言哈密回子頭目額貝都拉達爾漢白
克疏稱聞喀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在
巴喇黑庫兒地方擒獲道臣長子郭帕白克
率三百人擒之而來茲遣臣子白奇解喇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乳父穆特和明哥
喀爾丹乳母及乳母之子丹津札卜俄羅代

口設此驛也以初次內路增驛預備之馬照
鄉導官所分宿頭每驛設馬三十匹筆帖式
一員蒙古台吉一員章京一員披甲十名此
生驛筆帖式以現在隨行都院筆帖式克之
駕至寧夏後即撤此驛將巡撫所備驛增置內驛中
上准行
大齊哈密同于理藩院奏請酌賞額貝都拉達爾
十
漢白克其解送塞卜騰巴兒珠爾之回子併
截留肅州回子已蒙
御賜伊什噶喇蟒袍褂銀二百兩外至沙達里當
如何行賞及拉巴里等十二人請各賞銀一
百兩雅烏齊等五人請各賞銀五十兩伊等
僕從十六人請每人各賞銀二十兩
上命賜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大蟒棉袍一件粧緞

達爾札併喀爾丹使人土克齊哈什哈達什
里俄摩克圖哈什哈達占使人達爾漢桑桑
等進京今喀爾丹倘觀至近地可擒則擒之
如不來則探其所往奏
聞惟觀力之所能仰報
皇上而已但喀爾丹之子被擒臣必為四部厄魯特
所仇其中左翼之怨尤深我哈密微屬且危
且乞安之定之所允禮者策旺拉卜灘也
所
皇上諭以哈密業已歸誠勿得侵擾之
旨竊謂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誠心向化撥喀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喀爾丹使人土克
齊哈什哈達什里俄摩克圖哈什哈達占
使人達爾漢桑桑等來獻且言喀爾丹倘來

至近地則擒之當竭力以報

皇上殊屬可嘉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理應議叙俟
彼到京之日查例議奏應照達爾漢白克所
請著理藩院發文青海諸台吉及策旺拉下
覽旨哈密同于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既已
歸誠

皇上爾等勿得侵擾候

命下之日理藩院備文呈覽

上從之

調各路兵禦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前行似
乎少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滿兵二千
甘肅綠旗兵一千俱在甘肅久備馬畜亦肥饒

上從之

戊午

上駐蹕高家堡南

申飭陝西巡撫党愛察使納爾賽時党愛納雷來
迎

上諭曰爾等皆地方大員凡事當身先率下朕巡狩
親臨只爾等竟不盡力韓中備馬五百匹而並
無到者緊急事務豈可慢乎若謂爾等老病又
未嘗早改今正有事之際朕豈使爾等安然罷
去乎者小心効力此後仍前不改斷不輕恕

加恩故將軍趙良棟

命保護其妻子原任將軍趙良棟病故將軍馬思
喀報至

會不可失宜速進噶克薩特呼里克獲勦噶爾
丹此項進勦滿漢兵名額百日米嘉峪關玉薩
克薩特呼里克地方甚近不必運糧噶爾丹如
已遠過此軍計糧而回上頂進勦滿漢兵俱各
賞銀十兩其外更有當行之事當奏之事孫思
克博濟阿南達等公議具奏將哈密所解俄摩
克圖哈什哈達至伊等軍中如有可行之機則
不必差俄摩克圖哈什哈達噶爾丹處即行進
勦如噶爾丹已過則差俄摩克圖哈什哈達至噶
爾丹處諭之曰吾非來征討特來招撫爾可來
降至道寧夏兵駐郭多里巴見塔孫地方備禦
之軍當撤知將軍孫思克者會議具奏其裁以
爲

皇上籌畫周諮俱當敬奉而行請撤孫思克知之

上召集隨駕總兵官白斌等

諭曰趙良棟乃舊男子也行間著有勞績但性躁
心窄與人不合有時奏事朕前亦語言粗糲朕
保全功臣始於容之後有疎朕嘗遣賜粟食使
所奏詞無不推行此時欲有疾者言說而違食
耳今忽聞趙良棟中痰爲偶聞趙良棟存且
與總兵官王化行不相能朕至寧夏務爲地良
棟妻子區處使之安生斷不使受累於其仇白
斌及衆武弁俱叩首曰自古以來功臣能保
其身者甚少雖天下開創之人或不能免趙
良棟幸遇
聖明之世一生榮顯病時屢荷
殊恩身歿之後至妻子皆上頒
聖慮真天地父母之心不但趙良棟感戴於九泉之

下。凡爲臣子者無不傾心感戴

皇恩也。

留厄魯特吳克爾於栢林堡養病。

上諭理藩院曰蒙古吳克爾病者同其弟布達俱交

栢林堡守備好生調養病愈則乘散秩大臣諾

爾布來赴行在之時交諾爾布帶來此際即會

則交京來便人帶來或不得生則交其弟用蒙

聖旨著吳克爾等三人

古禮收殮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達喇什等來降

費揚古奏曰坐哨副都統達達爾等解到厄

魯特達喇什等言我等乃杜喀爾阿喇卜灘

屬下人本年正月初五日自札巴喀之察罕

托會地方逃出來降

聖上我等現來男子三十一人婦子七十八口帶有

馬一百三十七匹駱駝五十四頭搬袋十七

副烏鎗八桿腰刀四口我等逃來時阿喇卜

灘在札巴喀朱爾庫朱地方聞噶爾丹在格

格特哈郎古特地方去年秋噶爾丹之軍里

木布本至阿喇卜灘所而去其事我不得而

知阿喇卜灘下人有七八百託阿喇卜灘本

身及下人除駱駝馬之外並無牛羊奉差華帖

聖旨著吳克爾等三人

式黑色馬尼圖在我等未逃出之前十二月

二十六日經我等所居札巴喀之察罕地會

而去尙疑有五六日程會指示黑色馬尼圖

道路使之前往我等逃來之前阿喇卜灘部

下察桑等言根收帶者在喀喇塔兒地方議

謂朱爾庫朱地方不可安處宜往向西七日

程者爾格什刺胡爾蘇地方居住噶爾丹回

子阿喇卜灘回于往俄羅斯貿易歸丹津俄

木布遇之經阿喇卜灘回于盡擄噶爾丹回

子已往洪果羅去矣問之曰奉差出使噶爾

丹之博什希等及厄魯特格豐沽英等放等

會見之否據言途路各異我等未嘗相遇問

之曰阿喇卜灘亦通使於噶爾丹否除爾等

以外阿喇卜灘下人猶有來降者否據言阿

聖旨著吳克爾等三人

喇卜灘並不遣人於噶爾丹我等因逃來故

不敢向他人言問之曰噶爾丹會聞其子塞

卜勝巴兒來降

聖上已差人擒獲否據言聞塞卜勝巴兒來降噶爾

爾丹他往捕獵不聞其被擒又問曰爾等厄

魯特每人俱有馬否其應何如據言每人雖

有馬數匹俱驅馳捕獵是以馬羸瘦若不

得歇則又互相偷盜殺以爲食除將達喇什

昇赴

行在外俟其妻子馬畜解到日交歸化城副都統

阿通昇往爲此奏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將軍孫思克請增兵

聖旨著吳克爾等三人

從之議政諸臣奏曰據將軍孫思克疏言奉

旨命臣率兵一千與滿兵一路進剿但遇敵交戰

則營中輾重食物不可不守請此兵千名外

再取兵五百名倘遇敵交戰以此兵守營臣

率精兵一千酌量調用可以破敵決勝現有

馬五千匹此一千五百之兵每人給馬三匹

需四千五百匹尙餘五百匹應照該將軍所

請除現發兵一千外再增發五百名此增發

五百兵亦照前例每人給馬三匹給帶百日

紙每名賞銀十兩至此項進勒之兵前已奉

旨帶百日口糧其隨運米糧無庸議者也奉

旨著照議進行

嚴查倒斃官馬銀黃旗親隨護軍順敘馬斃內

大臣奏

閱得

旨嗣後騎官馬者其馬倒斃訊明醫人見証報該

管大臣官員職事官領啓奏是日

上又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否皇太子佳否自神木解

往榆林之路皆大嶺崇山甚為險惡非行兵之

地觀此則古人拓地與師築長城竭天下脂膏

於西北者未可謂非必非今人之所能也特仁

者所不為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

不過四百人尙不勝其勞將數萬兵如何可行

溝壑多而砂又深故從榆林出邊取徑於鄂爾

多斯而往寧夏趙良樞三月初二日身故將軍

馬思喀奏報其子為天津道迎令急歸宣化府

知府范時崇居官好而行事不苟可授為天津

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允泰著為第

州知州時居官好而行事不苟可補授供者星

巡赴任朕行程已遠奏報間隔嗣後行在寄京

之札節於次日咨奏此際如有諭旨毋事亦於

次日内咨奏各省來京者則今年春景如何雨

水如何皆問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刻不

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於初七日午後

到立貯進獻

皇太后諸物親親包果閱本批報匆匆書寫至給燭時

始畢隨即發行嗣後報到日時務開本上張來

朕巡行恭督但恐萬人非謬行事或有不當日

自就就如有南巡禮不敢阻越道差幸而兵民感

朕積恩無不來集莫之却避念朕躬不德如所

行稍有不協何能據萬人之耳目乎皇太子勿

為朕慮如效明武宗之所為何以還歸也

已未

上駐蹕建安營東燧臺強買搶奪民財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隨駕人員搶奪強買民物

朕皆差官拿獲則從重治罪但恐京戒後

來者及離大營在一二日後至者搶奪強買民

財亦未可知著曉諭經過沿途地方官員如有

此等事查拿指奏從重治罪係誰家人其主一

併治罪其家人車輛不得攔阻著通行傳諭

庚申

上駐蹕王關調止總督吳赫迎

駕

上諭行兵部曰據大虎報云總督吳赫總兵官王化

行於本月初六日自寧夏來迎駕督撫料理糧

餉馬匹甚緊要如起行前來不論已到何處

此旨一到即刻歸去王化行照常來迎著兵部

作速檄知

辛酉

駕次榆林王班薩哈達查明榆林至寧夏路程來奏

薩哈達奏曰臣出榆林邊外問鄂爾多斯多

羅貝勒汪舒克旗下四等台吉噶爾馬等曰

自榆林由邊外至寧夏之路須幾宿乃至寧

裏及水草何如噶爾馬對曰往寧夏之正道
自榆林至烏齊圖扎達海為一站八十里有
小泊一方自烏齊圖扎達海至海流圖河為
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至拖河
圖為一站六十里有小泊一方并一口自拖
河圖至納林河為一站六十里有小河水自
納林河至古壘為一站八十里并一口自

古壘至阿兒雅噶達素為一站八十里并
一口自阿兒雅噶達素至烏喇素為一站九
十里并一口自烏喇素至察罕施羅海為
一站七十里有井一口自察罕施羅海至哈
沙圖為一站五十里有井一口自哈沙圖至
橫城口為一站八十里此路分為九宿第十
站至橫城共七百三十餘里水甚少路亦大

砂又有沿邊外至安邊一路自榆林至他喇
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他喇泉至海流
圖河為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
至什喇泉為一站八十里有泉水自什喇泉
至扎哈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扎哈泉
至哈達俄羅木為一站五十里有河水自哈
達俄羅木至蘇海阿魯為一站六十里有河

水自蘇海阿魯至安邊為一站六十里此路
自榆林起宿六宿至第七宿到安邊共四百
七十餘里路雖小有砂而水草足用及開安
邊以外由邊外到寧夏之路無人知之為此
奏

聞奉

旨報聞爾既來効力再差爾一才爾今即往視安

邊至寧夏之既如或可行則吉之鄉導官布達
等從口外擺站爾身至蘇海阿魯候駕

命擺站馬由口外送寧夏理藩院奏曰前因

駕出榆林由邊外寧夏是以自榆林起擺站至橫
城口止以內路所備驛馬每站設三十匹候

駕臨寧夏撤去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今

駕出榆林進安邊應不必設驛至橫城口但設至安

邊候

駕進安邊撤去其驛中所設之馬仍各交坐辦筆帖

式蒙古台吉官兵趕解至安邊交地方官酌

撥官兵護送筆帖式同監每站驛以空草束

送至寧夏交上駟院或從邊外視水草佳處

放黃而去直赴寧夏交上駟院請

旨定奪

上准行邊外草佳此馬從外趕赴寧夏

壬戌

上出邊至他喇布喇克駐蹕

命大將軍伯賈揚古便宜調發蒙古兵議政諸臣

奏曰大將軍伯賈揚古各言達爾漢親王四

子都落毛明安三吳喇本爾土默特旗兵疲

甲所携馬畜有限而欠應萬一奏

旨調遣必致有誤是以留該王貝勒貝子公部長

台官等於軍中令將官兵更換等因理藩院

為之轉奏

上諭凡調遣外藩部長兵馬之事俱已交大將軍如

皆請旨而行則有倉卒軍機必致遲誤爾後遇

此等事俱聽大將軍便宜調遣

使增置驛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日所安之驛較遠使馬勞苦其間再增一驛至明日駐扎之地其間亦增一驛每驛設馬二十匹若彼此相近僅四五十里者不必增設至西北方草莽衆衆俱至其地牧放

使榆林各衛營照州縣例積貯米糧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州縣俱論大小積貯米穀兵丁所駐沿邊衛堡亦甚緊要其榆林等處衛堡俱照州縣大小積貯之例將捐助米數積貯預備着交該巡撫遵行

皇太子奏

聞措置塞上騰巴兒珠爾事宜

皇太子奏曰頃奉

上諭云塞上騰巴兒珠爾到京姑勿處置稍俟其父

喀爾丹聲息其到日當如何集衆宣示皇太子

可與滿漢諸臣確議遣奏再遵旨而行臣遵卽

召集滿漢大臣會議以爲喀爾丹者乃一異

國之主肆虜西域歷有年所近復猖獗使我

邊境

父皇乾剛獨斷

決計親征爲此生民不憚勞苦整旅一臨喀爾丹

送爾大敗飛飛遠遁下人紛紛離散喀爾丹

僅存一子竟不能保恰符

父皇之妙算卽被擒獲良由喀爾丹罪惡貫盈是以

舉朝文武天下人民無不切齒當於喀爾丹

之子塞上騰巴兒珠爾解到之日臣出校射

擲召集諸王以下內大臣侍衛都統部院大

臣以上觀之閱畢示衆自午門至東長安門

召集滿漢文武官員入旗各佐領軍校押塞

上騰巴兒珠爾進東華門引之使跪而觀之

仍令出東華門進左關門出東長安門使衆

觀之出東長安門外後兵民商賈有欲觀者

咸令觀之將塞上騰巴兒珠爾監禁理藩院

附近開房其乳父另行監禁既奉

諭旨將塞上騰巴兒珠爾略俟喀爾丹聲息應交

該部支給食物至看守塞上騰巴兒珠爾當

酌撥入旗護軍統領官兵小心防守併派理

藩院司官二員專理恭候

父皇諭旨欽遵而行謹奏

奏文

駕次哈爾圖郭爾以衛徵喇嘛徒衆交大喇嘛阿齊

圖緯爾濟等理藩院奏曰大將軍費揚古咨

言右衛監禁罪犯衛徵喇嘛徒第一百四十

三人既奉

上諭寬宥釋放交歸化城都統飼養應給伊等口糧

養之但歸化城之米所以儲備軍中機務似

不得遽爲支給查伊等俱係彭素克喇嘛屬

下徒弟應將伊等交住持大喇嘛阿齊圖緯

爾濟彭素克格隆當如何安插看養之事定

議報部使之養之等語此項一百四十三人

俱應交阿齊圖緯爾濟彭素克格隆議定如

何安插報部之日再議又咨言歸化城事務

須趨赴辦理既至遲悞而驛遞亦勞苦仍請

照前交土默特都統副都統辦理等語但歸

化城地方緊要既係大將軍費揚古專任管

理則歸化城事務不便竟交都統副都統應
將常行事理交都統副都統辦理其緊要大
事仍行咨大將軍可也

上從之

甲子

上躬視隨行商販渡無定河是日渡無定河

上見貿易民駝步糴衆販俱令乘近侍人員馬後而

渡貨物俱在馬上運過

諭曰隨水販子遇河能渡則渡如不能渡俟駕至

朕將親臨渡之

駐蹕庫爾新喇地方

命安邊等九處墾井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安邊墾井鹽城堡摩布喇

等九處水泉不多應預差人加增墾井著大學

士與兵部會議併撥鄉導一人前去伊桑阿等

會議以爲自安邊至花馬池俱係榆林總兵

施世駿所轄地方應着總兵施世駿與派出

鄉導同往自花馬池以外俱係寧夏所轄地

方應交花馬池副將視鄉導法保等所指下

營之地一處增墾五口

上曰行在所有鄉導俱有執事着派出學士黃驤前

往併着總兵官施世駿亦去黃驤等務必追見

法保商議朕亦有旨諭法保等矣若邊外有水

則編次宿頭由外而往如由外往則不必墾井

如口外無水則由內路而往視法保等所指下

營之地加增墾井如有水則多墾更妙倘墾不

得水預先星速撤報如此則駕易行矣

搭馬給將軍博濟之兵甘肅巡撫郭洪奏曰將

軍博濟兵一千無馬將軍孫思克緣旗兵餘

馬二千匹即以此撥給博濟之兵或於採買

馬駝內酌量撥給則軍務不致遲悞矣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并議以爲西安滿兵駐防肅州

者二千每人有自備馬二匹此二千兵內家

貧者除去五百此兵之馬一千五百匹及孫

思克撥兵餘剩之馬五百匹巡撫郭洪自行

採買捐助馬駝一千許匹內選擇驢大者如

或不足則令該撫與將軍孫思克於文武官

員及不出征綠旗兵丁內揀擇驢大馬騾撥

給滿兵一千五百每人二匹前進征軋毋失

機會其所買牛羊俱隨軍趕解買助馬內驢

瘦者給留下五百滿兵喂養

上命如議進行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解厄魯特恩克達爾

漢察爾阿南達奏曰二月二十二日哈密達

爾漢白克額貝都拉解到恩克達爾漢察爾

乃漢占之妻奴渾達喇所差使人也臣問之

恩克達爾漢察爾據云噶爾丹自被

聖上擊敗以來並無糧食難以爲生故漢占之妻奴

渾達喇去歲八月間離噶爾丹各自度命採

捕禽獸欲投靠背旗差我先至哈密乞糧是

以被執解來查前看哈密達爾漢白克額貝

都拉遣使來告臣曰哈密地方厄魯特或來

乞或來逃其人甚多哈密地小而食不能養

之欲解赴軍前則馬畜糞草不能送解嗣後

若有此等厄魯特來請罪逃之臣請來使曰

皇上好生離散之厄魯特人等陸續來歸已供使各

得生楚蘭等當體

聖上好生之心有來降者酌量收養俟軍務既畢之時即遣人往取茲因往取此項人眾併查取恩克達爾漢察桑同來之人先解恩克達爾

漢察桑前去

上以示議政諸臣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噶爾丹情形阿南達奏

日據噶爾旦多爾濟遣其寒桑阿好來報云

我瑪烏多爾濟阿兒達爾哈什哈等六口於

去年十二月內來言我貧不能存去歲八月

噶爾丹言欲往投我主噶爾旦多爾濟噶

爾丹言汝去吾不放阻即在吾左右吾不能

養汝汝到彼可語噶爾旦多爾濟曰汝姐阿

奴在日言我必以女適齊齊珠噶爾旦多爾

濟我已允之矣今汝姐已歿此女或娶或不

娶一憑尊意其言如是吾非欲娶此女而相

告也但以其為噶爾丹囑我下人之言而告

侍衛耳為此奏

聞

上以示議政諸臣

乙丑

駕至北寧布喇克副都統阿南達以策旺喇卜灘通

書於噶爾旦多爾濟之事奏

聞阿南達奏曰三月初六日噶爾旦多爾濟遣其

人阿爾達爾莽桑來言策旺喇卜灘遣人致

書於我我亦遣俄產等五人答詢其安為此

移知侍衛併送策旺喇卜灘之書閱策旺喇

卜灘所遣噶爾旦多爾濟之書云汝與我向

為婚姻互相唇齒言歸於好亦汝所知後傳

碩克圖之事汝所共知然與我兩人毫無干

涉如仍前安好想互有利也今汗處逃來人

告曰聞遣其阿兒達爾哈什哈來招爾將以

其女娶之思其情殆因無定居之故故誑汝

是實爾倘聽其計娶其女則與衆為戎首亦

是實倘謂我此語是實則毋結姻倘以為謬

一惟尊裁問阿兒達爾莽桑曰猶有口傳之

言否據云策旺喇卜灘言我輩向來同好前

仍前歸好恐墮其局而娶其女又前者因行

人之便寄書三次欲與和好何以竟不見答

特遣人羅卜藏厄林辰往詢此言之外並無

他語併將策旺喇卜灘所寄噶爾旦多爾濟

之書呈奏上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遣前鋒侍衛奇薩穆等往視地方形勢

上諭行兵部曰著以前鋒侍衛奇薩穆長史庫濟根

為首領率侍衛津巴穆北哈爾郭導侍衛阿南

達羅卜莽什喇卜著奇薩穆選擇罕夏所有新

滿洲二人帶往伊克敦拉巴漢敦拉相度地理

前去十人每人帶馬夫一名每人給肥馬三匹

其馬不得勒官喂之馬着總管吳赫以自置肥

好之馬給使騎去令伊等使無弓矢刀鎗氣俱

齊備遣行

以喀爾喀巴爾達等運送俱正法副都統阿南

達奏曰去年十一月初三日什喇胡盧蘇臺

坐哨之人來報見哈喇托克地方有人形踪

臣郎差爾州守備馬維衛喀爾喀達爾漢他

布麥班罕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雲端等帶

兵百名前往麗探馬維衛等既到同係喀爾

喀言爾等既係喀爾喀喝令來降竟不肯從

隨即交戰殺其一人餘皆率其妻子而往走

峻山馬維衛等追之其山險峻地方克惡不

可進而止獲男婦子女十七口駱駝十四頭

聖主寬宥等奏

聖

羊三百隻其餘之人向西逃去坐聞喀爾喀

台吉伊爾登和碩齊格等見有人踪跡探

前去又獲二十六人間擒獲之喀爾喀巴爾

達等據云我等原係格春喀吞屬下人今歸

公汪舒克之下因貧窮捕獵為食已五年矣

聞我親主之孫衛後阿漢在青海住創欲往

投之者有之欲於青海界上偷馬往投噶爾

丹者亦有之我等原居哈喇托克地方大兵

既到我等俱欲投降而吾長畢立克圖寨桑

不許與戰而敗敗後畢立克圖同其子女步

行在青海駱爾根帶甘台吉處去矣臣等欽

惟

皇上愛育喀爾喀等俱使之各得其所而畢立克圖

寨桑等背

聖主寬宥等奏

聖

高厚之恩不即投降反來拒戰及至擊敗仍向青

海而去殊為可惡為此將前後擒獲四十三

口驛解前去

上命議政諸臣會議咸以為喀爾喀畢立克圖寨桑

等逃去而遇官兵喝降不降反與拒戰敗而

逃在青海殊為可惡應將現獲四十三口內

其男子正法其子女俱賞給擒獲喀爾喀効

勞之蒙古綠旗官兵侵獲畢立克圖寨桑之

日再議

上從之

給疾病商人醫藥

獨行見路旁一人病臥遣人問之係陝西人名王以

進隨大兵貿易因病故不能行

上賜藥飲之又差親隨侍衛關係給王以進官馬乘

聖主寬宥等奏

聖

坐帶至營中交與御醫治之

豫授渡河之法

上諭護軍統領蘇丹曰明日渡哈爾俄羅木不可亂

渡恐致陷溺今於渡口魚貫而過若在他處亂

渡人馬可虞著諭衆通知

鄉導護軍統領孫果等失道分別議罪內大

臣奏曰鐵黃旗鄉導護軍統領孫果當軍

領輜重而不由修整之大道所行非路勞苦

駝馬情罪殊為可惡坐此應革去孫果護軍

統領之職不准折贖鞭一百鐵黃旗鄉導護

軍統領顧爾喀在後射兔見孫果率輜重所

行非路不即追上由修整之道而行乃從非

路勞苦駝馬殊為不合坐此應革去顧爾喀

所加一級併護軍統領不准折贖鞭五十正

聖主寬宥等奏

聖

紅旗鄉導佐領署護軍統領肅帶奉親近侍

衛關係伍什傳

宜遣騎輜重由修整大道而來而肅帶遺漏以已

意告之孫果殊為不合坐此應將肅帶革去

佐領之職不准折贖鞭五十親隨侍衛關係

伍什傳

諭旨並不錯誤應免議得

宜孫果前日已經痛折著免鞭責革職交馬五使
在捕獵行走顧爾喀庸帶各罰俸一年餘如議
丁卯
親至通阿喇克主事薩哈連勒明邊外之路來奏先
是
上諭薩哈連看明出安邊由口外至橫城之路如可
行則即告之鄉導布達法保在邊外編次宿頭
至是薩哈連奏曰臣勒明自安邊由口外至
橫城之路自蘇海阿魯至巴顏和碩入十里
井二口自巴顏和碩至班土庫木七十里井
二口有一小泊水鹹自班土庫木至伊克什
克爾湖七十里水鹹有井三口自伊克什克
爾湖至庫克叙岔七十里井一口自庫克叙
岔至哈畢圖興武營六十里井四口自興武

營至科爾格湖七十里大湖自科爾格湖至
橫城六十里共四百八十里此路水少而草
亦微又見安邊入十里外定邊相近有一泉
自定邊至花馬池六十里邊外有一泉自花
馬池至清水營一百七十里外有一大湖除
此三處之外其餘當宿之地無水邊外不
可行故告之布達法保伊等前去從邊內編
次宿頭為此奏
聞
上報聞
親征平定朔漢方略卷之三十八終

親征平定朔漢方略卷之三十九
戊辰
親至安邊議發官兵隨楓以噶爾丹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竄遼東向逃竄亦未可定
應發滿洲綠旗兵携百日糧至郭多里巴兒哈
孫地方偵探堵禦將所運米順黃河而下分行
之時以駝駝運若馬思喀與于成龍會戰具
奏議政諸臣奏言
諭旨誠是俱當欽遵而行應即檄馬思喀于成龍
速議來奏
上曰朕意如是將此檄問寧夏恭贊諸臣其意云何
至是馬思喀及恭贊諸臣議曰將軍孫思克
等進兵後噶爾丹竄遼東向逃竄亦未可定
皇上欲預遣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偵探堵禦

皇上廟算誠是臣等再四圖維無復他議俱當遵
旨而行應發西安兵王化行岳京城前鋒兵外請
帶馬駝子母砲八門每砲一門按章京一員
驍騎校一員披甲十名其駝砲藥砲子駝駝
十六頭於協理上駝院事副都統達禮等帶
來駝駝內有驢壯者取十六頭合是軍文百
日糧於三月十九日起程于成龍尚未到今
日于成龍始到俟到後將運米之事另議具
奏
命議政諸臣議奏集議以為該將軍臣奏稱
皇上籌畫周詳頒此
諭旨請遵行之當如該將軍所奏施行至將軍請
極大臣之處伏候
欽點

上曰兵且暫止其馬廐如何糧如何運尚未陳明著
以此行文訊于成龍等。尋于成龍等奏言。寧夏
所有兵三千及大同赴寧夏大小官員披甲
僕從每月以食斛二斗。每一百日共需米五
千石。總兵官王化行官兵僕從一千需米七
百石。除臣七人外。連米旗。下喜京及理藩
院。算京筆帖式。振什庫。應給糧一百八十石。
三
奏。若僅以前銓二百寧夏兵八百及王化行
兵合算。共二千名。需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
六斗七升八勺。現在運米向派。當書庫勒納
等解來駝驢。使尚未到。捐納不合例牲口。現
到四百。學士來都納所限五千匹內。給兵餘
剩之馬及採買之馬。尚未知實數。總督吳赫
所備八千五百餘馬。在平涼等處。喂養俟其

全到。擇驢駝鞍與大兵一齊起程。聞總督吳
赫言米陸續運來。至駝米既多。必須鞍架。上
下方便。至下米地方。亦不至雨水沾濕。請交
總督吳赫作速備辦。至解到駝驢駝馬。恐有
瘦損。應交該督衙辦。三匹牛車四百輛。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如于成龍奏。敕總督吳赫速
運糧到寧夏。備辦鞍架。既用駝驢駝馬運米。
四
不必備車。將軍馬思喀等進兵運糧事。既俟
駕至寧夏再議。則于成龍所解以駝驢駝馬駝米與
大兵一齊起程之事。亦俟到寧夏再議。奏入
上。命備三匹牛車三百輛。餘如所議。
命止寧夏官兵遠迎。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敕寧夏諸大臣。勿得遠迎
以勞馬力。止令諸大臣單身至黃河對岸迎接。

其餘將士俱俟駕到寧夏之日。近城地方步迎。
總兵官王化行請復於花馬池以觀軍容。
不許。王化行口奏曰。臣蒙
聖恩。擢為要地。總兵官並無纖毫仰報
高厚。去年率領寧夏兵進剿噶爾丹。回師之日。臣
儘力採買馬匹軍需。俱已齊備。
皇上若不因噶爾丹之事。豈臨寧夏。臣懼官兵盛甲
五
恭候。現俱全備。當令披執揚旗列陣恭請
皇上閱視。又過花馬池。黃羊野兔甚多。臣欲預備馬
兵五百名。請
聖駕行圍。
上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尚未撲滅。正
有事之際。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丁來花馬池
往返須七八日。馬匹必致疲瘦。夫獵獸細事耳。

圖噶爾丹為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假噶爾
丹何如。爾速遣人止其來花馬池迎接。其餘兵
丁俱不必披執。照榆林兵丁排列迎候。俟朕至
寧夏開收之日。再閱兩軍。
已已。
上仍駐蹕安邊城東。
諭護軍統領托倫曰。今日天雨。且寒。駝馬駝驢
六
草或在營中。或在城內。各從其便。其野外牧放
之駝馬駝驢。俱好加苦。應著通行曉諭。
庚午。
駕次定邊。厄魯特羅卜藏等來。陳厄魯特羅卜藏。汪
扎兒格。楚兒阿旺。拉卜津。班第等來。陳伊等
俱噶爾丹屬下人。二月十七日。自薩克薩特
呼里克地方逃出來。陳言我等逃至此地之

時噶爾丹尚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居住使臣
博什希格豐等二月初一日到十五日見噶
爾丹在噶爾丹附近居住者有丹濟拉阿拉
兒等屬下共百戶云大將軍費揚古將伊
等解送
行在理藩院轉為奏
聞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是日尼麻唐庫圖克圖等
至有奏
辛未
駕至花馬池主事巴雅思呼朗報湖灘河朔至寧夏
安塘之事理藩院奏曰巴雅思呼朗報稱奉
旨將情願効力布顏秀等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起
至寧夏止安十三塘將安塘日期檄知大將軍

將軍知之至今日扎營之地少井有力之人未
必言矣小人不得飲馬亦未可定原派四人為
一朋明日著各將已屬親自看飲管轄之人亦
著好生查視若有違言不飲者朕若查出決不
輕貸其以此退輸衆執事人員可也又
召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入
行宮
諭之曰前者朕以達賴喇嘛物故已久朕知之其
所第巴圖之附和噶爾丹行事故差保住嚴詰
第巴親第巴差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奏其情
則尼麻唐庫圖克圖到後必自陳達賴喇嘛已
故乞為彼隱諱向亦曾與汝等言之矣今尼麻
唐庫圖克圖果奏言達賴喇嘛物故已十六年
再生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皇上暫慰之勿

其布顏秀令坐湖灘河朔以內欽此欽遵布顏
秀坐於烏蘭巴兒哈孫其十二人金銀坐呼
蘇葛馬之德坐哈什拉克劉世祿坐額冷烏
黑禮薩芝秀坐白塔巴圖生察罕齊勞圖陳
世安坐鄂爾濟圖蘇泰則散覺羅明王坐達
布素諾爾宜思孝坐托素圖果兒蘇達坐穆
色吳興祚坐尚索爾祖興邦坐拜圖劉思炎
坐那他特布拉克自那他特布拉克至橫城
驛三十里安塘非報大將軍外相應報部為
此奉
上報聞
以第巴奏事情語諸臣
上諭內大臣曰朕駕今已到寧夏大將軍一應事務
俱由鄂爾多斯地方新設驛站馳報著以此檄

聞於朕與朕昔語汝等之言畧無少異索額圖
等奏曰
皇上逆料未來之事有如目睹此事果與昔日
諭言畧無少異古來哲后何能及耶臣等不勝驚
異之至
上又諭曰保住尚有未完之事著與尼麻唐庫圖克
圖同往
臣謹按第巴蓄心陰險指達賴喇嘛之名煽
惑諸部願指如意久矣故謀其死至十六年
而蒙古諸部落不知也即土白特部滋亦未
必能知也我
皇上聰明天錫燭萬里之情形如在目前摘隱伏之
狡謀如指掌上及第巴引罪輸情遣使奏款
聖明於所欲言者又已先覺云至據前知易報知